



立 高 著

勝利追趕着時間

作 家 出 版 社



立 高 著

勝利追趕着時間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45

字數 140000

勝利追趕舊時間

著 者 立 高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圓塔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00001—32000
定價 7.000 元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這裏收入作者最近所寫的七個短篇，內容都是寫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英勇事蹟。

目次

在危難的時候·····	一
突圍·····	三
不朽的人·····	五
勝利追趕着時間·····	三
愛·····	四
戰士的幸福·····	八
對峙·····	二七

在危難的時候

一

一九五一年，范佛里特發動了瘋狂的『秋季攻勢』。我軍在艱難的情況下，扼守着朝鮮的每一個山頭，頑強地抗擊着優勢的敵人，已經整整堅持到第三天了。

上午十二點鐘左右，八連又打退了敵人的第三次衝鋒。這時，敵人的大砲，還在不停地發射着。滿山的松林燃燒着，像無數條火龍，瘋狂地奔騰着；那烏黑的、青黃的濃煙，大霧似地遮住了天空，罩住了所有的山峯。戰士們在冰雹般的砲彈下，在連綿縱橫的火焰中，飛跑着，執行着自己的任務；在前沿陣地上，戰士們搶修着打毀的工事，沉着而堅定地注視着敵人，準備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衛生員崔照玉，打發走了最後一批傷員，回到連指揮所的洞子來。他疲乏極了。他也和所有的戰士一樣，三天三夜，沒能躺下來睡一會了。戰鬥打響以來，他已從火線上，搶救下三十多個傷員。他渾身染滿了同志們的鮮血。他的衣服角兒，也被砲火燒掉了。

他那寬大、結實的臉上，沾滿了汗水和污泥。他的眼睛，像熟透的桃子，紅腫起來了。這時，他疲乏地移動着他那高大的身體，擦一擦眼眵，坐在昏暗的洞裏，等待着首長回來，領受新的指示，準備接受更艱巨的任務。

崔照玉並不是一個老戰士，他是頭一次參加戰鬥；頭一次，就碰上了這麼嚴重的關頭。幾天來，他在砲火裏滾來滾去，忘記了恐懼是什麼。在緊張的戰鬥中，他沒有想到，這一切是怎樣發生，和怎樣進行的。他們上陣地三天頭上，工事還沒有修牢，敵人就開始了大規模的瘋狂攻擊。短短三天的時間，他們連經歷了多少猛烈的戰鬥，有了多大的變化啊！

他靠牆坐着，手緊緊抓着掛在肩上的藥包，支着耳朵聽着，好像隨時準備衝出去似的。但他竟迷糊起來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在朦朧中，他聽到兩個人在說話，他慢慢睜開眼，見連長坐在那裏，他的胳膊負了傷，用繃帶吊在脖頸上。指導員在一旁，他那原來就有些發白的臉，顯得更蒼白了。他們都削瘦了。然而連長仍是火氣剛剛的，停了一刻，他又氣喘吁吁地道：

『有一個人打一個人！拚到底！陣地決不能丟！』

指導員仍是那麼從容，但他的眉目間，透露出深深的憂慮，他說：『當然，要想盡

一切辦法守住。只要守到晚上就有辦法。不過，前沿的人太少了。」

連長皺緊着眉頭。他那臉好像是石頭刻的，冷冷地凝着兩隻眼睛想着什麼。突然，他猛然站起身來道：

『把九班拿上去！拿上去！』

他下了決心，望着指導員。這是他們最後的一點預備兵力了。指導員沉默着，焦慮地眯着眼。他在想：萬一……手下一個人也沒有，誰來保衛連指揮所呢？

真是太困難啦！這三天的戰鬥，他們連的人員，已經損失了三分之二，現在包括勤雜人員，也只有四十一個人了。可是陣地仍是那樣寬，敵人仍在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攻擊着。他們連要堅守到什麼時候呢？他們的工事已被摧毀，人力也不足了！情況是緊迫萬分的，不容再猶疑。指導員同意道：

『好！先把九班拿上去！』他也站起來，停了一下又道：『把担架員、炊事員全部組織起來，準備作戰！』

崔照玉悄悄地聽着，心情一會比一會緊張，當他聽到，要把配屬的担架員，也組織起來作戰時，便突地坐直了身子，望着首長們。但首長們並沒有看見他。

『那再有傷員怎麼辦？』連長問道。

『我們馬上報告營部。上級是了解我們的情況的。同志，眼下的問題是想盡一切辦法，守住陣地，只要堅守住，就會有辦法。』他又壓低了聲音，微微帶點興奮的口氣道：『聽說第二道防線已經修好了，我們雄厚的預備部隊，已經進入陣地了。』

『是啊！』連長道，『敵人沒有多大蹬踴勁了！不錯，我們連傷亡是有一點，但敵人的傷亡，却比我們大四倍！四倍呀，同志！幾天時間，全線敵人已經損失了四萬人，他還能拿出幾個「四萬」呢！』

『只要堅持到最後，勝利就是我們的！』

『要經得住這次考驗！』連長最後堅決地說。

最後的這個班被派走了。

崔照玉望着首長們。敵人的大砲，仍在洞外轟轟地爆炸着。他真爲首長們着急，担
心。可是再望望首長，却仍是那麼信心百倍；指導員從從容容，點起一支香煙，抽起來
了。

『我們會堅持到勝利完成任務的，』崔照玉想道，『我們都有決心！』他想起那些傷
員同志們，怎樣狠狠罵着敵人，不肯下火線；想起陣地上的同志們，在戰壕裏怎樣舉行宣
誓，信心就更加堅強了。但他忽然又想起自己的本位工作來：沒有担架員將怎麼辦呢？他

想向首長提出來問問。但他抬起眼睛，只見首長都坐着睡着了。指導員手上的煙捲冒着煙，他的手顫抖了一下，煙捲落在地上，可是他沒有睜開眼睛。連長呼呼地打起了鼾聲。

『首長們太辛苦了！……瘦了！』

他不忍心馬上喚醒他們，默默地坐着等待着。這時，外面突然有人喊起來：

『防空！防空嘍！』

防空槍啪！啪！響了兩聲，敵機已經罩在頭頂，哇哇地叫得山響。連長立時睜開眼，提起手槍走出洞去，接着就聽到飛機的俯衝聲，機關砲也咕咕咕打響了。

崔照玉緊張地聽着，突然見連長急縮回洞裏來，剛剛蹲下，七八顆炸彈，便轟轟轟……一齊炸響。崩起的石頭，夾雜刀子似的彈片，嗚嗚地飛過來，叮叮噹噹在四周亂響。『發現目標了！糟！』他心中這麼一閃，聽到哨兵大喊道：

『打着啦！打着啦！快來人呀！』

崔照玉渾身抖擻擻一顫。他因為着急，猛撐起身子，不管不顧地急向洞外鑽去，差一點把洞口的連長掃倒。連長、指導員，也立時隨着鑽出洞來。只見煙氣騰騰，直衝上天去，遮住了他們的視線。飛機還在頭頂上轉着圈，哇哇地響着，向被炸的地方掃射。他們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影，飛箭一般鑽進煙霧裏去。連長問道：『那是誰？』指導員說：

『衛生員——崔照玉。』

連長望着消逝了的人影道：『這同志還真不錯。』

連長本來並不喜歡他。認為他年紀較大，老是不聲不響的，缺乏朝氣。在後方時，一次一個朝鮮女孩兒被飛機炸傷，他一面擦血，一面唉聲嘆氣，手直發抖。同志們懷疑道：『老崔平時是個好人，照顧病號够一百一，但戰鬥起來，恐怕成問題。』他自己也承認，他心軟手軟，見不得這血淋淋的場面。有的同志提議，把他調到後方去，他急了道：『同志們，我好不容易爭取到前方部隊來，你們多幫助我，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後來，臨上陣地，他向同志們提出了保證。上陣地以來，尤其是這三天的激戰，同志們對他的印象改變了。老崔不僅能吃苦，負責任，心地善良，而且是個多麼勇敢的人啊！當他在敵機掃射下把火撲滅，和幾個同志一塊挖開洞子時，見洞裏有兩個同志被壓傷，炊事班長犧牲了。他就抱着死者，撫摸着他那燒傷的手，好像要為他減少痛苦似地，自言自語喃喃地道：『我沒有盡到責任，我沒有把你救活，……』

他想到這個有着三個孩子的老同志，心中不免難過。他恨敵人，但總覺得，他的犧牲也有自己的一份責任，不管怎樣，自己沒有把他救活過來呀！

就在這時，前面的砲火，突然又響得激烈了。

二

到了下午三點鐘，敵人的兩次衝鋒又被打退。

但是，情況確實危急了。前面的人越來越少，連長再沒有一個預備隊可派。幾個前沿上的小山包，已經沒有人守，只是用火力控制着。崔照玉急急地等着担架來；連長把配屬的担架員，也派去守陣地，營部答應派人來，到現在却還沒有一點影子。在這個小小的洞子裏，已經擠了六個重傷員，他們痛苦地呻吟着，他細心地照顧着他們，心似乎快要燒焦了。他一會出洞來望望，一會又進洞來安慰大家：

『同志們，再忍耐一會吧，担架馬上就來了。』

傷員們担心着前面的情況，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們排陣地上還有人嗎？』

『敵人是不是佔了我們排主陣地？』

『你們放心躺着，』他說，『前面一點問題也沒有。』

但他比他們更担心。二排主陣地已經人很少了，這個陣地一失，敵人便要直戳到連指揮所跟前來了。到那時，將怎麼辦呢？……同志們知道現在的情況危急，但也知道人

力困難；他們都咬緊着牙齒，臉孔痛苦地搖動着，滲出大粒的汗珠。他忽然覺得，同志們的痛苦都是因為他；他想起在戰鬥之前，自己向同志們發過的誓言，感到深深地難過。要是能够的話，他願意把同志們所有的痛苦，加在他一個人身上。他想一個個揹他們下去，又怕前面再有傷員。担心，焦急，慚愧……苦惱着他，他的嘴唇劇烈地顫抖着，想說什麼，說不出來。

『我的工作沒做好，叫同志們受苦！』他在心裏喃喃地道。
通訊員突然跑來，喚他到連部去。

『衛生員！』傷員同志們呼喊了他一聲。『你……』
他知道一定又有什麼緊急的任務來了；他更知道傷員同志們的心情，便俯下身來安慰他們道：

『你們安心等着，不管情況多緊急，也要把你們送下去。同志們，別着急，我去去就來。』

他一到連部，連長就問道：『担架來了沒有？』沒等他回答，便又命令道：『來了先到前面去。』他見連長沉着臉，知道前面又有許多傷員了。『還沒來，』他說，『真焦心！』連長急得頓着腳，緊緊咬住下唇，直直地瞪着一雙眼睛道：『前面的傷員要趕快

運下來！』他望着連長，沉了一下說：『連長，那我一個人先上去吧，前面不比這裏，多呆一秒鐘，就多一秒鐘的危險。』連長考慮了一刻，決定道：『好吧！你先上去，來了担架，我馬上派去。不過，……崔照玉同志，你知道，眼時我這裏再派不出一個人來；你上去告訴傷員同志們，能走的走，能爬的爬，剩下的人，哪怕是一個，也要堅持到底！』這些話重重地敲在他的心上；這是怎樣的話啊！他從連長的眼光裏，感到前面是更加緊急了。他答應了一聲：『是！』便轉過身向前跑去了。

他跑上連指揮所的山頂，往前一望，見二排的陣地被一片濃煙包圍着，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到陣地上有稀落的槍聲和一兩顆手榴彈的爆炸聲。『又拚上手榴彈了！』他聽着，望着想道。可是待他跑到山下時，却沒有一點動靜了。敵人的砲彈，成羣地掠過他的頭頂，向後面射去。他懷疑起來：現在陣地上，是敵人佔領了呢，還是自己人呢？他停下腳猶疑不決。但他不能就這樣回去。他把手榴彈蓋揭開，提在手裏，繞着主陣地，向一個支點跑去。

這個小山包上並沒有敵人，但也沒有一個活着的同志了。陣地上的戰壕，已經全部打平，土也燒成了黑色，同志們就臥在彈坑裏打；他們犧牲了，還都做着射擊的姿勢，有的手中還緊捏着沒有投出去的手榴彈；有的負了好幾處傷，很明顯，他們是帶傷堅持

到最後的。『瞧啊，這都是些怎樣的同志啊！犧牲了！……』他一面叨唸着，正想繼續到左邊的主陣地去，忽然聽到那裏傳來敵人的叫喊聲。他馬上蹲了下來。用力望去，只見一片煙霧。

『主陣地丟掉了！』他心裏肯定地想道。他不知道這時應該怎樣決定才好。他只想：應當把這個情況，馬上告訴連首長。但右邊的陣地上，突然又有人喊叫起來。他心裏又是一驚。那是和友軍接連的一個小山包，距此只有四十多公尺。他伏下來，聽到有喊『同志』的聲音。『難道上面還有自己人嗎？』他仔細聽着，看着，不錯，他看見一個同志爬在工事上，在向他搖手帕哩。『傷員！』他腦子裏一閃，什麼也沒有再想，便一口氣，順着打倒的樹樁向上跑去，樹木呼呼地燃燒着，砲彈仍在那裏爆炸，捲起一團團的黑煙。他三步兩步搶上了那個山包。

『同志……』那個傷員咬着牙，忍着痛，眼裏射出興奮的光芒來，顫顫抖抖地向他叫道，『同志啊，幫幫我！』

崔照玉立時撲上前去，跪在他的身邊，檢查他的傷口。『同志，莫再喊。傷在哪？你哪一部分的？七連的嗎？』他喘息着，顫着聲音問。

『是啊。我們這個小組五個人……被敵人切斷，都犧牲了，同志，你千萬……』

『別慌，同志，我是八連的衛生員；不管哪個單位的，都是同志。』

崔照玉看着他的腿，不禁愣住了；他的腿被打斷了。大腿已經緊緊紮住，止住了血，可是他不能再走動一步了。四周的山峯，只見煙火瀰漫，槍聲乒乒乓乓亂響着，四周情況究竟怎樣，他一點也摸不清楚。他心裏發了愁：沒有担架，怎麼把這個同志揹回去呢？萬一遇到敵人怎麼辦呢？他正在思索着，突然，離他們不到五公尺的地方又一個聲音喊了起來：

『拚啦！拚啦！……』

那位傷了腿的同志被嚇了一跳。他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喊叫的人，向崔照玉驚詫地說：『怎麼回事？那是我們組長，他最先犧牲的，怎麼又……』

崔照玉馬上爬過去，掀掉搭在那組長身上的雨布一看：傷在頭上。他檢查了一遍，頭部受了很重的震傷，傷口並不重，大概是失掉了知覺，同志們以為他死了。現在仍處在昏迷狀態。但只要很快抬回去，還是可以救活的。這又使他為難起來：先揹哪一個呢？他爬回來，和傷了腿的同志商量。傷了腿的同志沉默着，矛盾着，剛才那種得救的希望，在他的眼光中又消逝了。

『同志，』傷員同志終於說道，『先揹組長去。』

崔照玉望着那傷員：『好一個同志啊！』他用力睜着眼——他那紅腫的眼睛潤濕了。

『同志，』他道，『組長現在不省人事，也許他不會活的，……』

『不，他已經活了四個鐘頭，他一定會活過來。』那傷員思索着，頓了一刻，又說：『我有手榴彈，不會叫敵人抓活的，可是組長，……我不能對不起他，你還是先揹他去！』他堅決地揮着手，扭過頭去，又用力撐起雙手，試着能不能爬動。崔照玉揩了一下眼角，更向他爬近了一點，手搭在他的肩頭上說：『那麼，同志你等一等，我馬上回來。』

那傷員沒有吭聲。他返轉身，揩起組長向山下爬去。只聽那傷了腿的同志，在背後壓低聲音喊：『同志，我叫吳鋼，你記住，七連，吳鋼！……』

崔照玉返轉身，壓低聲音喊：『吳鋼，對，你稍等一下，吳同志。』他揹着那組長，顛顛跛跛向回走了。他好幾次被打倒的樹木絆倒。臉上的汗水，不斷浸進他那發痛的眼睛裏，整得火辣辣的疼。可是他什麼也不顧，一心想着，在危難中，救護這兩個同志的生命。他爬上了一座小山，哈！看見有自己人在那裏挖工事哩！他的腳像輕快了許多，一口氣爬了上來。

『同志，你們是哪一部分的？』他幾乎是笑着問道。